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疯狂 **Die Piraten von Ko Tang**

海盜

[德] 杰瑞·科顿 / 著

群众出版社

疯狂 Die Piraten von Ko Tang

[德] 杰瑞·科顿 / 著
申仲光 马庆渝 / 译

海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疯狂海盗 / (德) 科顿著; 申仲光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14-4506-6

I. 疯… II. ①科…②申…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7063 号

疯 狂 海 盗

著 者: [德] 杰瑞·科顿
译 者: 申仲光 马庆渝 芥 弥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48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506-6/I·1860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海鸥”号游艇遭受海盗的袭击，甲板上发生了残酷的屠杀，美国参议员身首异处，二十八个美国公民的鲜血染红了安达曼海域。

美国联邦调查局警探杰瑞·科顿和菲尔·德克尔奉命前往曼谷侦查。犯罪集团设下重重死亡陷阱，科顿和德克尔的处境步步艰难。在泰国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将计就计，智擒海盗头目，最后在柯堂群岛的深处彻底摧毁了犯罪集团的老巢，并彻底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序 幕

“海鸥”号的船头轻灵地劈斩着安达曼海域的浪涛。下午的阳光照射在海面上，耀眼的白色船身和深蓝色的海水形成鲜明的对比。

参议员利安·考德威尔倾听着冰块在他的冷饮杯中发出吱吱声，感觉着风在抚弄他已稀薄的头发。他整个心身都在享受着每一刻时光。这个矮小结实的男人站在游艇宽敞的后甲板上。他穿着百慕大短裤和彩色衬衫，脚上是双优质的皮凉鞋。他在观看热闹的场面，手中端着刚调好的鸡尾酒。

如同每个下午一样，甲板上在举行聚会。那些随同旅行的年轻女人们穿着紧身的短浴衣和泳装，显露出她们丰满的体形。考德威尔期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那时她们或许会将身上的这点儿束缚也完全解脱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夕阳西沉之后，行为规则在甲板上将会变得有些松弛起来……

一个姑娘被她的朋友头向前推进后甲板中间的游泳池中，发出很大的声响。这姑娘头发深褐，皮肤黝黑，昨天夜晚考德威尔是和她度过的。

“海鸥”号为大家提供了所有能想到的舒适的现代化设施。除豪华客房之外，还有特设的赌场、多个健身房、提供精美食品的大餐厅，以及带包房的夜间俱乐部，在那儿人们可以通宵达旦地玩乐。考德威尔头几天还深受良知的烦扰，感到有些内疚。这件事传开会怎么办？一个美国参议员接受这样的免费旅游，曝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然而，这里的诱惑力太大了。它通过清凉的鸡尾酒直下他的喉咙，它透过妩媚的克伦女子短小的比基尼泳装向他迎面袭来。他的意识被完全迷住了。

那拥有亚细亚的身材、眼睛乌黑而热情的美女向他献上一个亲切的微笑，这预示着她想陪他度过这一夜晚。

“喂，玩的好吗，利安？”

考德威尔未察觉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是沃尔特·戈尔桑，这条船的所有者和那永无休止的聚会的出资人。

“谢谢关心，沃尔特。”考德威尔举起他的酒杯。“确实不错。”

“应该这样。”戈尔桑说。这男人五十多岁，体格健壮。他像往常一样，穿

着一套白色的亚麻西装。他亲密地搂着考德威尔的肩头，并做出一副将海、船以及存在的一切都包揽的姿态。“您还一直觉得自己在这里作了违禁的事吗？”

“不。”参议员肯定地说，并又呷了一口酒。“您说得完全对，沃尔特。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议员，终年为制定政策和塑造国家形象的事情操劳。这儿的一切与此无关。我有权也像其他人那样度过自己的假期。”

“对，利安。”戈尔桑和蔼地拍着参议员的肩头。“我已看到，您想明白了。您无须担心某人会知道您小小的天堂之旅的行踪。海鸥号只是在国际水域游戈。在这里，您同其他人一样是游客，这里没有狗仔队跟踪您。”

“我真的十分赏识您的慷慨大方，沃尔特，您相信我。”

“这样说我可不同意！有机会邀请一位有成就的参议员光临我的游艇，我也倍感荣耀。我但愿您不会缺少什么吧？”

“肯定不缺。”考德威尔咧开嘴笑了起来。“这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

“您已有伴侣了吗？”

“那漂亮的克伦女子已向我示意，今晚她将很乐意陪伴我。也许我们还会再找一两个女友来我的房间里和她做伴……”

考德威尔突然中断了自己的话。他的目光越过戈尔桑向海上望去。

“您看见什么？”戈尔桑问道，并转过身子。

“我看见一艘船。”考德威尔说，并向船尾走去。

在一些距离外，在闪烁的水面上确实显现出一条船黑色的轮廓。

那艘船用木头制成的船体又细又长，船头向上扬起，它靠一台体外的发动机驱动。它的螺旋桨固定在一个数米长的桨架上，正因为如此这类船被称为长尾船。它由这种驱动方式而产生的震耳欲聋的噪音已经能听见了。

“它正冲着我们驶来。”考德威尔确定道。

“笑话，利安，那只是您自己的想象，”戈尔桑以主人的姿态回答说，“那只是渔民，他们白天出去撒网，现在归来。”

“您这样认为？”

戈尔桑冷冷一笑。“我已经看到，您还没有从愧疚不安的心境中完全解脱出来。什么时候您才会不再为您的声誉担忧，利安？”

“到我不再是参议员的那一天。”考德威尔有点儿激动地回答道，“也许我到甲板下去会更好一些，并且……”

“不会有问题。”戈尔桑打断了对方的话。“您是我的客人，应该在我的游艇上感觉舒适。”他发出响指，并以一副优雅的姿态将那漂亮的克伦女子和一个金发女郎召唤前来。这两个年轻的女子扭动着屁股婀娜地靠近，将她们已成棕色的完美无瑕的胴体的诱惑力发挥到了极至。考德威尔惊得张大了嘴，完全忘记了那艘正在接近的船。

“我敢肯定，她们将会把您送入另一种心境，利安。” 戈尔桑自信地说。

“您说得很对，沃尔特。” 考德威尔赞同道。他迅速地把酒杯放到旁边，伸出他的双手。

就在此时，一阵响亮的哒哒声打破了下图的宁静。利安·考德威尔吃惊地转过身去。

那是冲锋枪的扫射声！

长尾船在继续靠近，现在已经能看清楚船上的人了。

船上，一群矮小的男人戴着面具，手握冲锋枪和美式 M16 机枪，也有大砍刀和铁爪篙。他们在继续靠近游艇，无法看出他们面部的表情。

“海盗！” 考德威尔十分惊愕地喊道，“这是——海盗……”

游泳池里和四周的女人们发出一片惊叫声。有些人盲目地四下奔走，男人们从躺椅和酒吧凳子上跳了起来，打算向甲板下逃去。

海盗船中部露出一台反坦克炮，正对着游艇的尾部。

“不准动！” 对方用蹩脚的英语大喊，“如果想逃走或者躲藏，船将被彻底摧毁，所有的人都得死！立刻停船！”

女人们只是更高声地喊叫，几个男人也附和其中。

考德威尔的脸色变得苍白。

“这……这意味着什么，沃尔特？” 他向身边的戈尔桑问道。

“利安，” 戈尔桑压低声音说，“这意味着我们的船将被强行登上。”

“但我们……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逃走或者战斗，或者……”

“去和这些人应战？那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我们最好顺从他们。”

他用目光和等待指示的船长取得了一致。他毫不引人注意地点了下头，紧接着，船长将“海鸥”号停了下来。那长尾船顺着船身靠了过来。

海盗们爬上船，冲向游客，将所有的人驱赶到甲板的一个角落里。

一个年轻女人被吓呆了，发出一声惊叫，再也走不动了。一个匪徒径直向她走去，用枪托将她击倒。她鲜血直流，昏迷过去。

大多数的游客都保持沉默，只有一个人走上前去关心那个年轻女人。他是应沃尔特·戈尔桑的邀请而来的芝加哥商人。

一名海盗迅速转过身来，端起冲锋枪。

“不！” 那芝加哥人大声叫道。子弹打中了芝加哥商人的胸部。他在游客们的惊呼声中，一头跌入游泳池中，脸朝下浮在水里，四周的水开始变红。

“这就是下场！” 一个海盗喊道。那是个不修边幅的亚洲男人，光头，留着山羊胡子。他最后登上船，唯一不戴面具——显然他是这帮匪徒的头领。

没有人再敢反抗。后甲板上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冲入了几个海盗的甲板下，爆发出刺耳的嘶喊，并伴随着零星的枪声。

“真是荒谬！”考德威尔低声地说，内心愤怒到了极点。“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家伙将会把我们全都杀害。”

“放弃这种想法，利安，”戈尔桑低声地对他说，“只要我们顺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考德威尔说：“如果不向这些家伙表明谁有力量，他们就会对我们为所欲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和谁打交道……嗨，你过来！”

这最后的话是对那海盗头领说的。这家伙迅速地转过身望着考德威尔。

“和我说话？”

“当然是。”考德威尔点头道。游客中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有些人惊叹他的勇气，另一些人感到害怕，担心他会激怒海盗。“你是这伙人的头领吗？”

那人一阵发笑。“谁想知道？”

“我是参议员利安·考德威尔，美国人民选举出来的参议院代表。”

海盗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显得毫不在意。“想干什么？”

“我要强烈抗议这种行径。”考德威尔激动地说，“我们是在国际海域。你们这是蔑视国际法的海盗行为。”

“你想说什么？”海盗不怀好意地问道，“想威胁？”

“不，我只想让你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你当着几十位证人的面杀害了一个美国公民。仅此就可以追究你的责任，你尽可相信这点。”

“明白了。而由谁来做这件事呢？”

“美国法律。你现在必须停止你们的行动。”

海盗向考德威尔投来复杂的目光。其中有毫不掩饰的轻蔑，但也包含着一丝捉弄取乐。后甲板上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不可预知性折磨着人的神经。

那海盗头领转过身去。

游客们松了一口气。

海盗突然转回身来，拔出了他的大砍刀，狂叫着扑向考德威尔。

“不！”一声令人惊恐的嘶叫响起。

大刀砍了下去。随着一声闷响，利安·考德威尔的头颅落到了甲板上。

游客们恐惧万分。

接着，海盗的枪口吐出了火舌。

第一章

“加大油门，菲尔！”

货车一阵抖动，开车的是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尔·德克尔。

这辆带篷的货车是从联邦调查局的车库借来的。我们驾着它穿过了机场观测所，沿着跑道向前猛冲。跑道上正滑行着一架派佩希罗克型小飞机。

货车离飞机越来越近，我将枪伸出窗外，瞄准飞机轮子接连开了两枪。

这两枪打空了。

“再靠近一些，菲尔，”我要求道，“再靠近些！”

“没问题，杰瑞。”

货车冲了过去。我再次开枪，然而那飞机却又奇迹般地避开了子弹。

真是见鬼。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不顺。两周以来，菲尔和我便在办理这件案子，试图逮捕一个叫哈罗尔德·勒宁的纽约商人。警方一直怀疑勒宁向恐怖组织出售武器，但去抓捕他的时候勒宁潜逃了。我和菲尔接受了追捕他的任务。

通过线人汉克·霍根的帮助，我们掌握了他的行踪。他以假名租借了一架飞机，想从肯尼迪空军基地的私人机场逃走。

过去的48个小时，我们一直躲在货车的篷布之后监视着办公大楼，我们已经怀疑汉克的情报是否有误时，勒宁现身了。勒宁坐在飞机上。我们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在跑道上追赶着，而在这一瞬间，飞机的轮子离开了地面。

“不！”菲尔绝望地喊道，“这混蛋要从我们的眼前逃走！”

“这可不行。”我说。若是让勒宁现在从我们的眼前溜掉，一切都徒劳无益了。

“再靠近一点儿，菲尔。”我要求道。

“你想干什么，杰瑞？”

菲尔和我共事多年，我们已形成了相互间的绝对信任。他把油门踩到最大，向那刚离开地面的飞机冲去。我解下安全带，从开着的车窗探出身子，

抓住货车的顶架，费力地登上了摇晃的车顶。

菲尔驾驶的货车冲到了飞机下方的位置。

我向上猛地一跃，双手成功地抓住了起落架。随着勒宁拉高飞机，我被拖到了上空。我用出全部的力量紧紧抓着起落架，风抽打在我的脸上。

我转到了起落架的外侧，用尽全力爬到了右侧的机翼上。坐在机窗左边的勒宁好像一直还没有发现我。我伸出一只手，握住了舱门的把手，但风太大，用一只手根本无法将舱门打开。我必须再靠近一点儿。

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入机舱。我又向前移动了一点儿，然后使劲地将舱门拉开了一道缝，把一只脚伸了进去。

哈罗尔德·勒宁发现了我，发出一声惊恐的喊叫，猛地将飞机倾斜。

侥幸的是，我的上身和一条腿已进入了机舱，若在几秒钟前，他这样作很有可能会将我从机翼上甩入万丈深渊。

勒宁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深棕色的头发，戴着一副太阳镜。他见自己的手段没有生效，右手松开操纵杆，挥拳猛击我的太阳穴。

我眼前直冒金星，但我还是强忍着，用力挤进了机舱。

“哈罗尔德·勒宁，”我大声说，“联邦调查局！你被逮捕……”

勒宁并没有被我吓住，仍在负隅顽抗，并再次向我发起猛烈攻击，我不得不进行防卫。一场激烈的格斗在机舱狭小的空间里爆发了。

“你们休想抓到我！”勒宁叫道，像疯了一样向我攻击，绝望中，他的另一只手也放开了操纵杆。飞机猛地一下失去了高度，疾速向下俯冲。从驾驶舱窗口望去，森林公园的大片绿色变得清晰起来。

勒宁用双手紧紧地扼住我的喉咙，用尽全力将我向前猛推，我的后脑勺被重重地撞在仪器板上。“你这该死的探子，”勒宁叫道，“我要杀了你！”

飞机继续向地面迅速地坠落下去。

我挣脱了勒宁的双手，挥拳猛击他的面部，他的鼻子被打得皮开肉绽。

这个军火商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放开我，用手去摸自己的鼻子。我喘了口气，抓住飞机的操纵杆，将飞机重新向上拉起。

勒宁又击了我一拳。我左手抓住他的手腕，右手挥拳连续击打他的面部，打得他血流满面。勒宁的反抗减弱了，最后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

我迅速辨明方向，然后将飞机升高，朝机场飞去。

过去两周极其辛苦的追踪总算没有白费。哈罗尔德终于被我擒获，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可能将在牢房中度过。

飞机场跑道进入了我的视野。我降低飞机高度，驶向为我提供的跑道。虽然离我最后一次驾驶飞机已有些时日，我还是驾着它安全着陆了。菲尔和纽约警察局的两辆警车等候在跑道的尽头。

步下飞机的时候，我双膝颤抖，这是肾上腺分泌过多的明显表现。

“我们抓住他了，伙计。”我向迎面走来的菲尔说道，“我已说过，他从我们面前逃不掉。”

“当然，杰瑞，”菲尔回答说，并赞赏地点了点头。“干得漂亮，真的。”

“干得漂亮？”我扬起眉头。“仅此一句话？被提名为年度最佳特工也许我很难期待。”

“这我能设想到，”菲尔笑着说，“这你必须等待。海局长刚才打来电话，说他二十分钟后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们。”

海局长像往常一样坐在他陈设朴素的办公事里。就算他在电话中什么也没有谈，仅从他那招呼我们的眼神我便能明白：一个新的案件在等我们。

“勒宁的事结束了？”局长用平静的口吻问道。

“是的，局长。”我说。路中，我想尽力将自己的脸弄得正常一点儿，以免被人看作是斗殴者，但效果难令人满意。“勒宁企图从肯尼迪空军基地的私人机场上逃走，我们赶到了他的前面。”

“您没有看见，局长。”菲尔插话道，“那真正是高难度的杂技动作。杰瑞冒着生命危险才阻止了勒宁的逃跑。”

“谢谢，我的先生们。”海局长平淡地说道，就像我们从街角的咖啡店为他取来一些点心那样。

我和菲尔交换了一个眼色。毕竟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都在追踪勒宁，那戏剧性的逮捕使我的双膝一直还在发软。他对此都完全保持了沉默。几天前，在我们的顺序表上，对勒宁的侦查还被排在最优先的位置。看来有某种事情引起了变化……

“先生们，”海局长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一个紧急情况出现了，我需要你们的全力支持。”

“什么事，局长？”我问道。我在内心已谅解了海局长，并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如此重要，使哈罗尔德·勒宁这个案子也变得黯然失色。

“十一天前，一艘美国游艇在泰国附近海域被海盗抢劫。除了一人外，船上的所有游客都被杀害。凶手毫无踪迹。”

“不可思议，”菲尔感慨道，“这些海盗真是胆大妄为。”

“游艇的主人是纽约的海运企业家沃尔特·戈尔桑。他也是那次屠杀的唯一幸运者。海盗将船毁沉之后，据说他逃到了一只救生船上。一个星期之后，奄奄一息的他被一艘新西兰商船救起。”

“东南亚地区海盗和走私集团猖獗是众所周知的。”我说道。地方政府和机构多年来就想对其进行打击，但收效甚微。菲尔和我也曾和他们合作过。

但海盗这样明目张胆地出现，并攻击一艘美国游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根据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在过去两年，海盗在安达曼海域的活动十分频繁，其中的原因无须我告诉你们。”

“国际恐怖主义。”菲尔说，“我们全力以赴在一个地方打击它，它却总是在另一个的地方变得更强大。”

海局长说：“遗憾的是，这还不是此案涉及的全部情况。”

“还有什么？”我问道。

“遭袭的游客中有一个人是利安·考德威尔。”

“利安·考德威尔？”菲尔问道，“那个考德威尔？纽约州的参议员？”

“是的，菲尔。”海局长点了点头。“现在你们一定明白了，为什么刚才我说是紧急情况。”

“当然。”我说道，并理解了为什么海局长对勒宁这个案子不再关注——这件事更具不同寻常的爆炸性。“一方面，这可能会引起国际紧张，一旦公开，一个享有崇高荣誉的美国人在泰国海域被海盗杀害……”

“是这样的。泰国政府至今都在考虑，为了显示自己的主权而从反恐斗争中退出来。这种事情公开出去，自然会产生迅速的变化。”

我继续展开着自己的思想：“这个案件在国内政坛也可能会掀起一些波澜——一个保守党的参议员在一个纽约航运企业家的游艇上干什么呢？”

“一个很好的问题，杰瑞。”海局长说，“我担心的是，对此的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意。因此你们很清楚，在更多人知道并引起分歧之前迅速查清这个案件是何等的重要。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的国家既不需要更多的外交紧张，也不需要一件政治丑闻。因此，联邦调查局被请求介入这个案件。”

“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件事不应该属于泰国机关的管辖范围吗？”

“一方面，这次袭击发生在国际水域。另一方面，国务院和泰国政府达成了协议，根据该协议这个案件由我们自己来调查。当然，你们将会得到当地机关的大力支持。”

“我们？”菲尔扬起眉头。

“由于你们在那个地区的经验，华盛顿决定派你们来负责这次调查。”

“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以保证的口吻说道，“但经验二字过奖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们最后一次在泰国的重大行动。那次，菲尔和我冒生命危险终于捣毁了一个走私集团的大本营。

“你们在那个地方执行过任务，对情况了解，”海局长为总部的决定辩护道，“此外，”海局长压低声音继续道，“这个案件隐藏着某种爆炸性，因此要派两个能适应在压力下工作并百分之百可靠的官员去完成这一使命。”

“呐，十分感谢，”菲尔说道，并咧嘴一笑，“差不多成了恭维。”

“我们不会辜负对我们的信任，局长。”我承诺道。

“这我知道，杰瑞。”海局长点头说，“祝你们顺利，越快越好。”

“明白，局长”。

“这是案卷，里面有沃尔特·戈尔桑的陈述和泰国警方查到的情况。”

“谢谢，局长。”我接过文件夹。“戈尔桑先生目前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城市里。他昨天已经离开医院。他受了一处枪伤和轻度烧伤，完全看不出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

“那我们应该对戈尔桑先生作一次拜访。”我说。

第二章

沃尔特·戈尔桑堪称家财万贯富不可言。戈尔桑是布鲁克林一个轮渡公司老板的儿子。他的“戈尔桑贸易航运公司”拥有一支远洋船队，行驶在世界各大洋，从事货物运输。

他的秘书是个泼辣型的年轻人，名叫本·雷诺尔兹。他敷衍我们说，戈尔桑先生太虚弱了，无法接待来访者。直到我在电话里有些火了，他才表示出宽宏大量，给了我们 15 分钟的拜访时间。

他住在菲夫特阿费鲁街 77 号，这是位于街角最前排的一座楼房，从它的窗户可以极佳地欣赏中央公园的景色。

戈尔桑居住在这幢大楼的屋顶建筑中。那是一所宽敞的别墅，耸立在屋顶上，四周环绕着苍翠的屋顶花园。

当我们步出电梯时菲尔感叹道：“这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型伊甸园。”

我们进入了一个十分宽敞的门厅。它高高的房顶由白色大理石柱托起。两壁安装的是玻璃，使人们能看见屋顶花园。一个穿灰西装的青年带着不高兴的神情迎上来，并向我们躬身示意。

“我估计是科顿和德克尔先生吧？”

“正是。”我们向他出示了证件。虽然我换上了一套新西装，但从我脸上还是可以看到和哈罗尔德·勒宁搏斗时留下的痕迹。

“我叫本·雷诺尔兹，”他说，“戈尔桑先生的助手和私人秘书。”

“我知道，”我回答说，“您应该记得，我们通过电话。”

“当然记得，科顿先生。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希望在和戈尔桑先生会面时您的要求会比电话里少一些。”

他转身进入走廊。

“有趣的小伙子，”菲尔对我小声说，“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我们随着雷诺尔兹穿过一排颇有气势的房间，也许每一个现代艺术的收藏者都会在它们面前获得惊喜。大型的抽象派油画和造型独特的雕塑错落有致。

他的屋顶建筑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更像博物馆。

“陈设在上边的那些艺术品总价值近五千万美元，”雷诺尔兹说，“正常情况下戈尔桑先生不会在这里接待客人。您应该觉得幸运。”

“相信我，我们会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我有点儿不快地保证道，“但或许戈尔桑先生对我们和他谈话也很有兴趣。毕竟我们是在追踪要杀害他的人。”

“但我不得不告诉您，”秘书急切地说，“戈尔桑先生还很虚弱。他一个星期的时间没进水和食物，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令人满意。”

“为什么他不待在医院里呢？”菲尔故作天真地问道。

“如果能用这儿来替代医院，您还愿意待在那里吗？”

我们走到一道大门前。这门由两扇门组成，用木雕艺术进行了装饰。雷诺尔兹带着畏惧的神色敲响了这道门。

“请进！”一个微弱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秘书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钮。门徐徐地敞开。这个房间在气势上还要胜过刚才看到的其他所有房间，不仅墙壁用油画和雕塑装饰，就连天花板也是一幅大型的抽象派油画。这大房间的正前方是宽阔的玻璃，它后面的树林使人实难想象自己身处于曼哈顿中心地带一幢建筑物的第十九层上。

窗户前面坐着一个男人，他虽然体格强健，却显得修长清瘦。

“老板，”雷诺尔兹介绍说，“这两位是联邦调查局的杰瑞·科顿和菲尔·德克尔先生”。

“欢迎，先生们。”戈尔桑说道，露出了微笑。“我十分虚弱，不能站起身来欢迎你们，请原谅。”

“没有关系，先生，您不用麻烦。”我回应道，并随他的手式坐了下来。“感谢您能临时为我们抽出时间。”

“理应如此，先生们。”戈尔桑点了点头，并用他浅蓝色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协助司法机构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应该的。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们被派去寻查袭击海鸥号的幕后操纵者，”菲尔说，“为此我们必须知道在船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所知道的都已经向泰国警方全部讲了。”

“材料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说，“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很想向您提出。”

“只是不要对戈尔桑先生的健康造成影响，”雷诺尔兹出面干涉道，“医生要求他保持安静。”

“但您是那次袭击的唯一幸存者。如果要抓到罪犯，我们必须迅速行动。”

“抓到罪犯？”戈尔桑望着我们。“你们能做到吗？”

“我们将全力以赴，”我说，“尽管困难重重，但泰国方面方已作出保证，他们将会为联邦调查局提供全方位的配合。”

“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助您，科顿先生，但我怀疑不会有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东南亚地区的海盗来无踪去无影。我还能活着纯粹出于极大的偶然。”

“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先生？”菲尔问，“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法抓住这些家伙而是让他逍遥法外吗？”

“肯定不是。”戈尔桑摇了摇头，“这些匪徒欠下了二十八条人命。好，你们问吧，先生们。我将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情况。”

“太好了，”我说，“请您给我们叙述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时候我们在甲板上。那是个下午，我邀请大家参加一个游泳聚会。我还记得，我正好在和利安·考德威尔聊天……”

“参议员考德威尔？”我插问道。

“是的，就如同您肯定知道的那样，他是我邀请参加这次旅游的客人之一。我们正在谈论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海盗乘着一艘长尾船径直向我们驶来，大约有十多个人。开始我们以为他们是渔民，完全没有在意。当他们向我们开枪的时候便已经晚了。”

“船长为什么没有想到驾船逃跑？”菲尔问，“您的游艇应该很轻易地便能将一条渔船甩在后边。”

戈尔桑发出一种凄凉的笑声。“完全没有伤害您的意思，德克尔特工——他们没有那样幼稚。那些海盗已算计到我们可能会逃跑，用反坦克导弹正对着游艇的船尾。如果我们被击中，燃料被引烧，整个船将会发生爆炸。”

“我理解。”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海盗登上了船。他们用大砍刀和冲锋枪控制着我们。来自芝加哥的商业伙伴吉弗·科内利第一个遭到不幸。当他去帮助一个被那些下流的家伙击倒的年轻妇女时，海盗的冲锋枪子弹射进了他的胸部。利安——参议员考德威尔——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向海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后来呢？”

沃尔特·戈尔桑凝视着前方。

“那个……那个海盗头目，” 戈尔桑的声音变得很低，“他走上前去，挥起了他的大刀……在我们众人的眼前砍下了利安的头。……太恐怖了。”

菲尔和我交换了一个眼色。作为特工，我们天天都面对死亡。即使如此，想到当时海鸥号甲板上的情景，我们也一阵毛骨悚然。

“这样一来局势失去了控制。” 戈尔桑轻声地继续道，“众人吓得大声喊叫，海盗们开始了扫射。我的朋友们一个个中弹倒下。”

“您的遭遇呢？”

“一颗子弹击中了我。” 他指着腰部说，“我当时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倒了下去，并失去了知觉。我醒来的时候，海鸥号的整个甲板都处于火光之中。海盗已经撤退了，燃烧的后甲板上四处可见我朋友和客人的尸体。”

“您随后做了什么呢？”

“我不由自主地喊着，但没有任何回答声。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我是唯一逃过这劫难的人，并且，如果不离开这船，我也会死去。于是，我挣扎着穿过火焰向船尾移去，那里系着一条救生艇。我将它放入水里，然后跳了进去，无助地看着海鸥号被海浪吞没。”

戈尔桑垂下目光，把双手捧在脸前。“所有这些善良的人们，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海盗把他们全都杀害了……”

“您的问题引起了戈尔桑先生情绪激动。” 本·雷诺尔兹指责道，“先生们，我不得不请你们离开。戈尔桑先生还不宜……”

“您让他们问吧，” 戈尔桑平和地说，“已经好了，本。科顿和德克先生破案需要情报，我将尽力帮助他们。”

“这对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我感谢道。

“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快两周了。” 戈尔桑说，“但我一直还感觉到听见枪声——和那些中弹的人们的叫喊声。我一直在责怪自己，因为是我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旅游的。”

“那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呢？” 我问，“商业旅游吗？”

“不纯粹是。”

“那是消遣性的旅游？”

戈尔桑避开了我的问题。“有时候我邀请一些商业朋友和特别有成就的人们去航行。我把这看作是我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参议员考德威尔。” 菲尔说。

“是这样。” 戈尔桑表示同意。“但我必须承认您的弦外之音使我感到不快，德克尔先生。”

“请您原谅，先生。” 菲尔说，“但您也得承认，当一个纽约的公众代表人物乘着全国著名航运企业家的游艇出游，会造成一种奇特的印象。”

“这有什么奇特的？参议员考德威尔和我是朋友。在这个国家不允许邀请一个朋友去航海旅游吗？”

“先生，”我说，“那您不应当试图把我们当做傻瓜。您和参议员考德威尔的这种关系纯属于商业性质。就像您十分清楚的那样，在国会中他是进口贸易委员会的主席。人们知道，您十分关注放松对从一些地区进口商品的法规限制，这些地区被政府列为产生危机的病灶。”

“这些不属于这里要谈论的，”雷诺尔兹对我说，“我认为你们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先生们！被告不是戈尔桑先生而是伤害他的那些人。如果你们不能看到这一本质……”

戈尔桑瞪了他的秘书一眼，秘书赶紧闭上了嘴。

“十分敬佩，科顿先生。”他说，“我必须承认，您是做足了功课的。事实上是这样的，在过去的日子里考德威尔帮了我几个忙。”

“遗憾的是，考德威尔参议员不能在这里对您所讲的话加以证实。一旦媒体了解到在海鸥号上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快的猜想和谣言便会随之而起。”

“我已经向你们提供了帮助，”戈尔桑说，“我向你们讲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可以为你们描述那个海盗头目的特征，如果你们认为这有价值的话。不过，这便是我能够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了。我已向你们说过，追捕这些凶手比大海捞针还难。希望到时不要怪罪于我。”

“不会这样，先生，”我保证道，“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这个案件上我们对全部情况都有了正确的理解。”

“这里没有那么多需要理解的。那些混蛋在泰国。如果你们有能力便去追捕他们，并将其绳之以法。但你们要让我保持安宁，明白了吗？这也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

“那会怎样呢？”菲尔问道，“威胁？”

“当然不是。但你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如果联邦调查局对一起所谓的政治丑闻比追踪一帮杀人凶手和恐怖分子更感兴趣，那你们和联邦调查局就显得奇特了。尤其是目前的情况下，这对这个国家的人们肯定不是一个鼓舞。”

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戈尔桑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战线变得分明了。不言而喻，这个航运企业家用这次航海旅游向参议员考德威尔行贿。对于这点他实际上一直没有坚决否定。

我说：“感谢您为我们花费了时间。”

“任何时候都欢迎，”戈尔桑装出十分友好的样子，“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你们……”

就在此刻，我看见一个闪亮的红点显现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并在来回